

移居美国之后再续新章，不朽的科幻巨著大陆首次登场

所有的开始与结局总是异乎寻常……

神奇+惊险+离奇，即将挑战你的智慧和胆识

怪异的事件铺天盖地来了……

WeisiliKehuanGushiJingpinji

卫斯理 科幻故事精品集

科幻
精典

WEISILI KEHUAN GUSHI JINGPINJI

底地奇人 卫斯理与白素 眼睛 狐变 聚宝盆 自杀阴谋

[香港]卫斯理 著

中国言实出版社

ZHONGGUOYANSHICHUBANSHE

卫斯理
最新版
Weisili
Zuixinban



卫斯理科幻故事精品集

作者：卫斯理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卫斯理科幻故事精品集

地底奇人；卫斯理与白素；眼睛/狐变；聚宝盆；自杀阴谋。—北京：中国言实出版社，2004.8

ISBN 7-80128-895-5/G·36

I. ①地... ②卫...

II. 卫...

III. 卫斯理科幻故事—精品集—中国—当代
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4)第 108916 号

责任编辑/王淑楠

责任校对/毛家华

策 划/嘉 雯

装帧设计/胡 艺

中国言实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北京市西城区府右街2号 邮政编码 100017)

<http://www.zgyschs.com>

电话:64924716 64924761

新华书店经销

中山市新华印刷厂有限公司印刷

850×1168 毫米 32 开 22 印张 436 千字

2004 年 8 月第一版 2004 年 8 月第一次印刷

定价:39.80 元

(如印装质量不合格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)

地底奇人

卫斯理科幻小说精品集

第一部 奇异的盲者和纸折的猴子

天气十分闷热，炎阳灼人。我坐在写字楼的办公桌前，向下面的行人望去，只见途人匆匆，大城市就是这样，几乎每个人都没有空，每个人的时间都不够用。

但我在这几个月来，却是一个例外。从巴斯契亚回来之后，我一直想忘记那整件事情。但是我却做不到。我眼前老是浮起黎明玫的影子来。她伴着钻石花，长眠地下，结束了传奇的一生。

直到这个月，我才稍微振作点精神，每日上午，来写字楼坐坐。在我的出入口公司中，我有一间私人的办公室，我只是来坐坐，因为对于出入口的业务，我一窍不通，一切自有我的经理负责。这一天，正当我望着街中的时候，桌上的电话机，突然响起了女秘书蔡小姐的声音，道：“卫先生，有客人要见你。”“客人？”我反问：“我没有约过任何人来见我啊？”

我只想一个人静静地独处一隅，所以我几乎摒绝了一切交际，当然更不会约人来公司见我的。

“卫先生，你是没有约任何人，但是那客人却说非见人不可。”“好吧。”我想了一想：“是什么样的人？”

“是一个——应该是两个——”蔡小姐的声音非常犹豫。

“蔡小姐，今天你收到几封情书？”我开玩笑地问她。蔡小姐是这幢大厦之中有名的美女，全大厦中写字楼的职员，包括已婚的与未婚的，都以能邀请到她去吃饭而为荣。她说得那样含糊，甚至连客人是一个人或两个人都分不清楚，大概今天又有了太多的约会，

令得她无所适从，我像是可以看到她脸红了起来一样，为了不使她太难堪，我立即道：“请客人进来吧！”“全都进来？”她犹豫着。

“究竟有几个人？”我也有点不耐烦了。

“卫先生，要见你的，只是一个，但是我怕他们两人，一齐要进来。”蔡小姐如此回答，她简直有点语无伦次了！在那一刹那，我陡地想起，她这样说，是不是来人正威迫着她呢？我的警觉性立时提高，沉声道：“请他们一齐进来！”

对这件事情作出决定后，我关掉了传话机，立即拉开抽屉，抽屉中放着那柄象牙柄的手枪，同时，我按动了办公桌上的一个钮，原来铺在桌上的一块玻璃，竖了起来，挡在我的面前。

这是一块不碎玻璃，可以挡得起点四五口径的手枪近距离的射击，它也曾救过我一次命的。

我在蔡小姐的语音中，听出了事情有些不寻常，因此我才立即作好准备，将那块避弹安全玻璃，竖在我的面前的，这块玻璃，因为室内光线巧妙的布置，如果不是仔细看，是很难发现的。如果来人心怀不轨，一进门，就拔枪向我射击的话，那么，他的枪弹射不中我，而只是击在避弹玻璃上，我就可以从容还击了。上一次，避弹玻璃救了我的性命，就是在这种情形之下所发生的事。我准备好了没有多久，门上便响起了“卜卜”的声音，我沉住了气，道：“进来。”我看着门柄旋动，门被推开了来，一时之间，我的心情，也不免十分紧张。可是片刻之间，我却感到面上一阵热辣辣的发烧！我的生活，令得我的神经，太过似病态地紧张，进来的并不是我想像中的什么“匪徒”，同时，我也完全明白了蔡小姐的话。

进来的是两个人，可是要见我的只是一个人，而两个人又必须一起进来。这一切，全都非常简单，因为两个人中，有一个是盲者，没有另一个人的带引，他根本不可能在陌生的环境中走动！那盲者是一个老年人，大约已有六十岁以上年纪，穿着一套纯白色的唐装，手中握着一根雕刻得极其精致，镶着象牙头的手仗。

他的上衣袋中，露出一条金表链，还扣着一小块翡翠的链坠，这一切，都表示他是一个非常富有的人。他一进门，便除下了黑眼

镜，所以我立即可以看出他是瞎子。那引他进来的，是一个穿着校服，十二三岁的小女孩。这样的两个人，当然不会用暴力来对付我的，我立即令防弹玻璃又平铺在桌上，又关上了抽屉。

那时候，我却又不免奇怪起来！这个老者，他来找我做什

么？他进来之后，手杖向前点了一点，走前了一步，我欠身道：“请坐，请坐。”他坐了下来，从口袋中摸出了一张名片，交给了小女孩，小女孩又交给了我，我接过一看，只见上面印着三个字：于廷文。

这三个字，对我一点意义也没有，因为我从来也未曾听说过这样的名字。我又仔细地对他打量了一下，一面客套着，一面在猜度他的来意。我刚才的紧张，也并不是完全没有理由的，因为我从科西嘉回来之后，除了满怀怅惘之外，什么也没有得到，可是，另有一些人，却以为我已然得了宝藏，正要想向我分肥！而那些想向我分一杯羹的人，又都是一些亡命匪徒，一旦相逢，便随时都有大战的可能。

客套了一阵之后，我单刀直入地问：“于先生，你来见我，究竟是为了什么？”

于廷文顺着我声音发出的方向，用他显然看不到任何东西的眼睛望着我，徐徐地道：“有一笔大买卖要找你谈一谈。”我立即道：“于先生，你找错人了，你不应该找我，而应该去找经理。”

于廷文突然大笑起来。他的笑声，十分宏亮，令得我已然松弛了的神经，又紧张了起来。他笑了好一会，才道：“卫老弟，这笔大买卖，只有你和我两各人，才能够做成功！”

他对我的称呼，又令得我吃了一惊，我已然知道他绝不是寻常的人物，我的手轻轻在写字台的另一个掣上，按了一按，一架性能极好的录音机，已然开始了工作。

我会意地笑了笑，同时我也相信，于廷文一定不是他真的名字，我道：“于先生，你既然来找我，当然应该知道，我有的时候固然不是太守法，但那只限于惩戒一些法律所无法制裁的坏蛋，至于太过份的事情，我是绝不会做的！”

于廷文并不立即回答，他向身边的小女孩道：“给我一支烟。”

那小女孩在茶几上的烟盒中，取了一枝烟出来，他接了过来，点着了火，深深地吸了一口，道：“卫老弟，完全不用犯法。”“噢，真的？”我的语调，十分懒洋洋。

他突然向前欠了欠身，道：“那是一大批金条，各国的纸币，”他的声音急促起来，道：“还有许多，那实在是太多了，而且，这些完全是无主之物，我们可以——”我不等他讲完，便大声地叫了起来，道：“不！”他陡地一呆。我立即又道：“又是什么宝藏么？于先生，对不起得很，我要失陪了。”

于廷文立即站了起来，又呆了一会，像是在自言自语，道：“难道我找错人了？”我经过了寻找隆美尔宝藏这一连串的事以后，我相信今后，再有什么人，向我提起什么宝藏的话，我都会同样地，毫不客气地下逐客令的！于廷文的声音，在微微地颤抖，那使他胶东口音更浓，他道：“老弟，你甚至于不愿意听我说一说？”我道：“对不起，我不愿意。”他叹了一口气，道：“好！”他并没有再耽搁下去，一转身就出了门。

我在他走了之后，将录音带放了一遍，又放了一遍，突然之间，我闪过了一个念头，因为我在于廷文的声音之中，不但发现了极度的失望，而且，还发现了相当程度的恐惧！

我连忙拨了一个电话号码，对方听电话的，是一个一心希望做侦探的年轻人，他就在我的公司中做事，有着极其灵活的头脑，他的名字叫郭则清。我一等电话接通，立即道：“小郭，是我，刚才从我办公室出去的那一老一少，你注意到了没有？”

“当然，那个年老的，可能是一个退休了的财阀，但是他的出身，不会太好，因为他的手很粗，而且……”他滔滔不绝地说着。

我不等他再详细地分析下去，便道：“好，你立即去跟踪他，不要让他发觉。”郭则清兴奋地答应着。我收了线，从窗口向外望去，只见于廷文和那小女孩，已然到了对面马路，他们在对面马路站了一会，像是无所适从一样，接着，我便看到郭则清也穿过了马路。

于廷文向前慢慢地走着，郭则清跟在后面，不一会，他们三人，已然没入在人的洪流之中，看不到了，我打了一个呵欠，又在椅上

坐了下来。过了一会，我走出了办公室，向蔡小姐道：“小郭来找我，叫他打电话到我家中去。”

蔡小姐显然还记得刚才的话，红着脸点了点头，她的确十分美丽，而且很端庄，难怪整座大厦中的男子，都为她着迷。

没有多久，我便回到了家中，和约好了的三个朋友，玩着桥牌。我根本已经将于廷文的事，完全忘记了。等到我三个朋友告辞，看了看钟，已然是将近下午五点了，可是郭则清却还没有打电话来。我立即打电话回公司，公司中的人回答我，他还没有回来。我想了一想，觉得事情有两个可能：一个是，于廷文是财迷心窍的疯子，他和我讲的话，绝无意义。另一个是，他讲的话，实有其事。当我派小郭去跟踪他的时候，当然我心中认定于廷文是第一类的那种人。可是如今看来，我的估计不对了，我使郭则清投入了一个极大的危险之中。

我开始为小郭耽心起来。而这种耽心，越来越甚，一直到午夜，电话铃声才大震起来，我从床上一跃而起，抓起了听筒，道：“小郭么？”“不是小郭，小郭出事了！”那正是我经理的声音，我吃了一惊，道：“他出了什么事？他如今在那里？”“在医院中，他受了重伤，你快来！”“老天！”我不由自主叫了起来，向外看去，天正在下雨，我也来不及更换衣服，就在睡衣外面，穿上了一件雨衣，驾着车，在午夜寂静的道路上飞驰着，二十分钟后，我已然到了医院。

两个警方的人员，已然在等着我，一个是李警官，我们很熟的。我立即问：“小郭在那里，他出了什么事？我可以见他么？”因为我当时委实是太紧张了，所以顾不得甚么礼貌，就这样气急败坏地追问。他尚未回答，一个医生已然走了出来，道：“恐怕你不能够。”我吃了一惊，道：“什么？他……他……”我甚至没有勇气将“死了”两个字说出来。因为，如果郭则清死了的话，那么，这个有头脑，有前途的年輕人，便等于是我派他去送死的！医生想了一想，道：“他还没有脱离危险期，他的伤非常奇怪，像是被人放在打桩机上，用力压过一样！内脏、骨节，都受到损害，有内出血的现象……”

我不等医生讲完，便知道小郭是受了什么伤的，他当然不是被人放在打桩机下压伤的，而是被身怀高明的中国武术的人打伤的！

小郭虽然也跟着我练过几天拳术,但是如果他遇到了身怀绝技的高手,他能够不立即死亡,已然是十分侥幸的事了。我立即问道:“照你看来,他不碍事么?”

医生迟疑地摇了摇头,道:“很难说,如果到明天早上,他情况还没有恶劣的变化,那么便算是脱离了危险期了。”

李警官立即道:“警方要向他问话,因为另外有一件命案,要听听他的意见。”“另外有一件命案?”我感到越来越不寻常。医生道:“我看至少在一个月內,你这个目的,不能达到,而且在一个月后,能不能达到目的,还成疑问。”

我和李警官齐声问道:“为什么?”

医生道:“他伤得非常重,他能够活下来,几乎是一个奇迹。即使脱离了危险期,他在一个月之间,绝不能开口,而在一个月之后,他是不是会因为脑部震荡过剧而失去一切记忆,也没有办法预料,根据医例,像他这样重伤的人,被救活之后,成为白痴的,占百分之四十,失忆的,占百分之五十六……”

医生说到这里,摊了摊手,不再说下去。李警官在我的肩头上拍了拍,道:“我们出去再说吧!”我心中充满了疑问。根据医生的说法,即使经过一个月的治疗,小郭完全复原的希望,只有百分之四这么少!

我和李警官一齐来到警车上,各自点着了一支烟,静默了好一会儿,他才道:“郭则清是你公司中的职员?”我点了点头,道:“不错。”他又问道:“他平时为人怎么样?”我道:“很好,聪明、有头脑、勤力,有时不免有点童心,但不失为一个有前途的好青年。”

李警官苦笑了一下,道:“童心?当真一点不错,你看,这是我们发现他时,他抓在手中的东西!”他一面说,一面打开了公事皮包,递给了我一样东西。

我一看之下,不由得呆了一呆,道:“这……这是什么意思?”李警官耸了耸肩,道:“除了他自己以外,谁知道那是什么意思?”

我又仔细地看那东西,那是一只用白卡纸折成的猴子。十足是小学三四年级学生的玩意儿,约莫有十公分长,四公分宽。郭则

清虽然有童心，但是却还不至于到这地步，我翻来覆去地看着那只纸折的猴子，当然，我知道其中必有缘由，但是我却想不出来是什么道理。

我不想将那纸折的猴子立即交还，我只是问：“你们是在哪里发现他的？”李警官道：“在郊外，一条非常冷僻的小径旁，九时左右，附近的邻人，打电话投诉听到救命的叫声，天下着雨，搜索很难进行，直到近十一时，我们才发现他，和另一个尸体。”

“另一个尸体？”我一面用心地观察着那只白卡纸折成的猴子，一面问道：“是谁？”

“我们没有法子辨别他的身份，他全身衣服，都被脱去了，他是一个瞎子。”

“一个瞎子？”我几乎叫了起来。“是的，约莫有六十上下年纪，没有任何可以证明他身份的线索，但郭则清的衣袋中，却有着他的名片，使我们知道他是谁。”“那只纸折的猴子，是抓在他手中的？”

“正是，他紧紧地抓着，我们要用力弄开他的手指，才能取下来——”他见到我不断地在翻来覆去地看着那纸折的猴子，突然停止了讲话，道：“怎么，这猴子中有什么秘密么？”

我将那纸折的猴子还给了他，道：“抱歉得很，我发现不出什么，或许将它拆开来，可以有点线索。”我在将那纸折的猴子还给他的时候，大拇指在一边上，用力地捺了一下。

这又是我“非法的举动”之一，因为实际上，我已然发现了一点线索，我的举动，是消灭了这一点线索！因为我想凭我自己的力量，来惩戒伤害小郭的凶徒。

我所发现的线索，是在那纸猴子上，有着指甲划过的痕迹。

那些痕迹虽然很淡，但是已足够使我看清，那上面是一个英文字，和两个阿拉伯数字。当然，在我的大拇指用力一按之下，那些痕迹，便消失去了。那个英文字，是一个人名“汤姆生”，而那两个阿拉伯字，则是一个“2”，一个“5”字，我记得，两个字离得很远。那当然是郭则清还清醒的时候，所留下的。

我不知道他在跟踪于廷文的过程之中，曾经遇到过一些什么

事。而这个经过,可能至少在一个月后,方能知道,而更有可能,永远是一个谜。如今,我知道的,是于廷文已然死了,而郭则清留下了“汤姆生 25”几个字,我就要在这一些线索中,去发现这个可能永远是一个谜的真实部分!

这当然是一件极其困难的工作,我捧着头,一直到天明,仍然不知道那两个字是什么意思,而对于整件事的经过,仍然是一团糟。

我开了一瓶凉啤酒,作为早餐,打电话到医院中,谢天谢地,小郭的伤势,没有恶劣的变化,也就是说,他已然渡过了危险期。困扰了我半夜的“汤姆生 25”究竟是什么意思,我仍然未曾想出来。

当然,我还有一个线索可循,也是警方所不知道的线索,那便是那个带领于廷文来找我的小女孩子,我记得她是穿了校服来的,而且我更记得她绣在校服上的徽号是什么学校。

我洗了一个凉水浴,静坐了二十分钟,一夜未睡的疲劳,立时驱散(这绝不是什麼“神话”,二十分钟的静坐和调匀内息,也就是“内功”的修练,在内功有了基础的人而言,是足可以抵得上八小时的睡眠。)

然后,我再在书桌之前坐了下来,计划今天要做的事。我想了没有多久,便已然出门,首先我到医院中去看小郭。小郭仍然像正常人那样地躺着,全身也仍然扎着纱布,什麼线索都不能提供。然后,我和警方通了一个电话,和一个便衣侦探,一起到了那家学校,用了半小时的时间,我便找到了昨天来到我写字楼的那个小女孩子。

我们作了如下的几句谈话:“昨天你带来我办公室的那个人,是你的什么人?”“什么人?”她睁大了眼睛:“我根本不认识他!”

“那你是怎么和他在一起的?”

“噢!他是瞎子,在闹市中过马路是有危险的,我领他过马路,他又请我带他上来,反正我考完了试,有的是时间,我就答应了他。”

我没有理由不相信她的话,只好离开了这家学校,又到发现小郭的地方,徘徊了将近一个小时,仍然一点收获也没有。中午,我

颓然地回到家中。

我绝不是不是一个好侦探，一个好的侦探，必须要受过系统的训练，而我所懂的，却只不过是一些皮毛！我在回家的途中，考虑着要请那几个私家侦探朋友，来帮我忙查明这件事。

才回到家中不久，从我祖父时代起，就在我们家当工人的老蔡，拿了一封电报给我，道：“十一点钟送来的。”

我接过电报来一看，电报发自纽约。

我不禁大是奇怪起来。我的朋友极多，甚至在阿拉斯加附近，爱斯基摩村中，也有我的生死之交，但是我绝想不出，有什么人在纽约，会有紧要到这样的事情，而必须拍电报给我！

我想了并没有多久，便拆开了信封，电文很长，只看称呼，我已然一愣。那称呼是这样的：“亲爱的斑鸠蛋”！我几乎按捺不住心头怒火，这是我最感心烦的一天，但是却有人拍了一封电报来给我，称我为“亲爱的斑鸠蛋”！我手一挥，想将那封电报，顺手扔去，不再去看它。可是，就在电报将要脱手的一刹那，我陡地想起了“斑鸠蛋”三个字来。那是很久以前的事情，久远到我自己也几乎想不起来了，但是却还有人记得。那大概是我十四岁那年的事情吧，那时，我们还住在平静的乡村之中，有一次，我在田野中找斑鸠蛋，却被一条大蜈蚣在脸上爬过，肿着脸回到家中，涂上了黑色的药膏，从那个时候起，一直到我脱离了童年，人家只叫我“斑鸠蛋”而不叫名。我不再讨厌这个称呼了，反而感到一阵亲切的感觉。我展开电文，看下去，那电报就像信一样，可见发电人是如何地有钱而且不重视金钱。电文道：“你想不到我会拍电报给你吧，我是谁，你猜一猜。猜不到，请看最后的署名。”我立即知道，那一定是一个女孩子，女孩子最喜欢这一套！你猜我是谁啊？谁耐烦猜呢？我立即看电文最后的署名，那是再长也不能长的一串：“不懂事的小花猫、八音钟的破坏者、‘珍珠鳞’的屠杀者和八哥儿的解剖者。”我几乎立即叫了出来：“老蔡！”老蔡佝着背，走了进来，我扬了扬手中的电报，笑道：“老蔡，你猜这是谁拍来的？”

老蔡眨着眼睛。我道：“老蔡，你可还记得，将阿爷八音钟拆成

一个个齿轮的是谁？将阿爹的八哥儿的舌头拔掉的是什么人？将那对名贵的珍珠鳞金鱼杀了的是谁？”

“红红！”老蔡拍手叫道：“她拍电报来干什么？不是要来吧，我的老天！”

红红是我的表妹，她比我小八岁，父母都是美国留学生，有他们的“新法教育”，在那种教育之下，红红就成了直到如今，连老蔡提起都害怕的人物。她当然不是三头六臂，青面獠牙。在我的记忆当中，她实是十分可爱。但是可怕的，是她的脑袋和双手。你永远不能估得到在她脑细胞活动之后，会有什么结果，你也永远不知道她的双手，在将举世罕见的各种金鱼用水果刀割开之后，又会去做什么。那年夏天（就是我为“斑鸠蛋”的那年），她曾和我一起，在乡下渡过一个夏天，乡下的女孩子，都只敢远远地站着望她，而男孩子呢，离得她更远！

我笑道：“让我看看！”我再接下去看，道：“老蔡，你快准备吧，她今天下午四时到，要我去接她，你告诉她，我没有空，你去吧！”老蔡捧着头，叫道：“老天，红红要来了！老天！”

老蔡一面叫，一要看着我的居室，像是阿里巴巴四十大盗，立时要闯进来一样，我忍不住笑道：“老蔡，红红如今已长大，你还怕她作什么？”

“阿理！”老蔡苦笑着：“什么人都会改，红红，到了八十岁也是一样。”

我道：“没有法子，她来，我们不能不理，你到时候去接她吧，我要出去，可能会晚一些回来。”

老蔡无可奈何地点了点头。

我匆匆地吃了饭，又驾车来到了办公室。我再一次开动了录音机，于廷文和我的对话，又在我耳际响了起来，我确实听出，于廷文在最后一句话中，不但失望，而且，还含着极大的恐惧。

如今他已死了，他的死，无论如何，和我对他的建议一口拒绝，甚至连问也不问一句有关的。我捧住了头，感到极度的后悔。

但事已如此，后悔已然没有用了。我在办公室中，坐了片刻，

看了看时间，已然到了昨天于廷文来找我的时候，我的心中，陡地闪过一个念头：与其在此呆坐，何不设想一下，昨天郭则清跟踪于廷文所经过的路途，自己也去走上一遍呢？郭则清是从这里出发的，他受伤的地点我也知道。我去走一遍，或者会有什么发现的！我一打定了主意，立即便离开了办公室，弃车不用，一路步行而出，出了市区，才截了一辆街车（因为在想像中，于廷文可能一直步行的）。在将到目的地之前，我又下了车。可是，一直到了目的地，还是一无发现，那地方我已然来过一次了，这一次，我更详细地检查着，这里很荒凉，的确是行凶的好地方。有一大片野草，已然被践平，那当然是他们动武的地方。可是我仔细地看了一下，却发现比较深的脚印，只有一种，那是于廷文昨天所穿的软底鞋。

其余的脚印，都很浅，不像有武功的人所留下来的。我心中不禁感到十分奇怪，于廷文死于内伤，是什么打死他的？

打死他的人，又怎么可能留下那种较浅的脚印来？我背负双手，不断地徘徊着，忽然间，我陡地停在一棵树旁。

在那棵只有一握粗细的树身上，以一枚枣核钉，钉着一件东西。那件东西，在茂密的树叶中，不是仔细寻找，的确不易发现。我立即窜向前去，那东西乃是一只用白卡纸折成的猴子，长约十公分，和昨天晚上见过的那一只一模一样。

而那枚枣核钉，正钉在纸折猴子的头部，乌光闪闪，极之锋锐。我看了没有多久，正想伸手将之取下来之际，突然间，我感到有什么不对，那是一种突如其来，几乎是下意识的感觉。

这种感觉，是很难说得出所以然来的。而受过系统的中国武术训练的人，对于这种感觉，也来得特别敏锐，就是武侠小说中所写的“耳听八方”。在刹那间，我感到有一件物事，向我背后压来。可能那只是一片落叶，也有可能，那是一只大铁锤，总之，是有东西，悄没声地向我背后，击了过来。

我连忙转过身来，横掌当胸，准备反击。可是当我转过身来之后，我却呆住了。

暮色笼罩，荒草凄凄，眼前竟什么东西也没有！我绝不认为刚

才那种难以言喻的感觉，乃是幻觉，我呆了一呆，正想发话将刚才存心偷袭我的人引出来，突然间，我觉出背后，掠起一股极其轻微的微风。那一丝微风，是来得如此突然和迅捷，以致我尚未转过身来时，背上一阵剧痛，已被什么东西，在我背上，重重地击了一下！

那一下，令得我衣服破裂，肌肉发烧，向前一个踉跄，我并不立即站稳身形，反而就势向前扑倒，当然，我立即回头看去。暮色益浓，我眼前仍是没有任何敌人！这地方，实在荒凉得可以，虽在盛暑，但是我却生出了寒意！刚才那一击之沉重，若不是我也不是普通之辈的话，只怕早已昏了过去！可是，向我发出那一击的人，却影踪全无！我明白小郭何以会身受重伤的了，因为刚才那一击，若是击在他的身上，已然是可以令得他昏迷不醒，像如今一样！我仍然躺在地上，仰着头，只有这样，我才可以避免不被人在背后偷袭。四周围静到了极点，我吸了一口气，运气镇痛，冷冷地道：“怪不得人人说卧虎藏龙，阁下刚才这一下偷袭，也确是出类拔萃！”我一面说，一面用锐利的目光，四面搜索着，可是却并无丝毫发现。

我的话，也得不到丝毫的回音，几乎要以为刚才那一击，是来自什么鬼怪的。

我又接连说了几句话，想将对方激出来，但是却一点用处也没有。天色越来越黑，我小心地站了起来，我刚一站起，在黑暗之中，只见一条如蛇出似的影子，由一株树上掠出，一点声息也没有，又已然向我袭了过来！我连忙打横跨出一步。

可是，那一条黑影的来势，实是快到了极点！我刚一跨出，黑影也在我腰际，重重地砸了一下，我连忙伸手去抓时，那条黑影，已然向树上缩了回去，我正待向树上扑去之际，背后，又掠起了一股微风，不待我转身，背心又重重地着了一下！

那一下，打得我眼前金星乱进，胸口发甜，身不由主，跌倒在地上。

这时候，我已然毫无疑问，可以肯定，四周围伏有本领高强的强敌，而且，还不只一个！

他们当然是隐伏在树上，而他们用来击我的东西，可能是极长